周季編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列國九 呂覽成于秦始皇六年謹聽觀世二篇皆曰今周室既滅天子已絕亂莫大于無天子漢書諸侯王表云王赧降爲庶人猶尙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是周亾而秦不能遽接其統也今依此爲列國九凡三十五年

丙午 周君傑元年秦昭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燕孝王三年趙孝成王十一年

西都之民義不服秦亾于東都秦人取西都寶器遷西都君于慸狐之聚 慸憚字同聚邑之小者見周紀及地理志河南郡梁縣下注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稽應侯范雎所由以進

而雎感恩以任用之與鄭安平同者也既誅稽秦王臨朝
而歎范雎請其故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倡優拙鐵劍
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
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叛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范雎聞秦王以此言激厲己大
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以感怒
雎曰蔡澤天下雄俊宏辯智士也見秦王必奪相位雎使
人召澤意不快澤入見揖之禮又倨雎因讓澤曰子宣言
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

序成功者去人既富貴顯榮苟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豈非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雖知澤之欲困己謬答曰何為不可士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必待死而後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雎偁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彼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

鞠躬致功則可矣孰與閎夭周公哉雎曰弗若也澤曰然
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背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
乎曰未知何如澤曰君之功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三子
雎曰不若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甚于三子矣語云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天之常數也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昔大夫種爲越王懇艸剏邑辟地殖穀以禽勁吳
成霸句踐終拮而殺之此功成而不去之禍也范蠡知之
超然避世長爲陶朱今君之怨已申德已報意已酬而無
變計竊爲君危之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長爲應侯世世稱孤孰與以禍終哉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睢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遂延澤爲上客薦之于秦王秦王召澤與語大說拜爲客卿睢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彊起睢睢遂稱病篤免相秦王新說澤計遂拜爲相數月秦人或惡澤于秦王亦歸相印號剛成君居秦王伯厚通鑑答問曰范睢繫于穰侯主者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睢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相見險能止居寵知遂其全身非幸也鞅負而顛鴟升而枯彼郤家覆餘者僅三郤之無知

初蔡澤干諸侯不遇從唐

舉相唐舉覷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頞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耳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蔡澤笑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四十三年足矣乃去之趙見逐入韓魏復遇盜奪釜鬲于塗依秦策史范蔡傳編文選歸田賦注引史作偈鼻戴肩魋頤蹙頞

春申君黃歇相楚八年楚復彊趙平原君勝使人于春申君歇春申君歇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

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歇客春申君歇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春申君傳

燕王憙謚曰孝子喜立燕世家

趙城元氏縣上原秦降將鄭安平以收其地趙世家

荀子況爲齊人所毀乃適楚春申君歇以荀子況爲蘭陵令未幾客說春申君歇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春申君歇于是使人謝荀子況乃適趙依楚策史春申君傳編史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蘭陵不言之趙策鮑注辨此極詳式三按荀子傳荀卿因卒爲趙

卿而名之者虞卿也則其自楚反趙爲趙之卿信矣荀子最時年已八十餘反趙之後無豫趙卿而再任蘭陵之理且稷下所答春申君之書大槩可見後漢書謝該傳注引劉向荀子後序云因召還楚復爲蘭陵令唐韓子亦有屢敘蘭陵之語蓋皆附會史傳而冒之也考荀子年十五游學于齊當在襄王乙未丙申稷下學士畢集之時春申君之敘依越絕書在楚幽王十四年之後即依史記在楚考烈王之末年癸亥荀子此時果在年當百歲有餘則史傳春申君死荀卿廢之語雖信也

丁未 周君二年燕王喜元年秦昭王五十三年魏安釐王二十三年韓桓惠王十九年趙孝成王十二年楚考烈王九年魯頃公十九年

魏使人因平原君勝請從于趙平原君勝三言之趙王不聽召虞卿謀虞卿過平原君勝平原君勝曰願卿之論從

也虞卿入見趙王曰魏請為從何如對曰魏過趙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趙王曰卿既曰魏過又曰寡人過何耶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害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臣竊以為魏合從為便趙王曰善乃合魏為從依趙策史虞[illegible]傳新序善謀篇

魏約與諸國從未成楚齊燕趙皆請平[illegible]諸侯朝于秦秦使樛伐魏取吳城魏乃變國[illegible]

記稱皇極經世云楚[illegible]燕趙皆服[illegible]秦[illegible]

初鐸椒爲楚威王傅作鐸氏微趙虞卿傅鐸氏學以救魏齊去相印卒困于魏魏齊死虞卿不得意乃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著節義侈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依十二諸侯年表及史虞卿傳編今漢藝文志云虞氏春秋十五篇黃氏日鈔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秦卒不和而趙敗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效無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鄭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止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擇國之土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偪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壯烈之見而豈其患也哉式三拔虞卿能輕富貴始能傷友誼成者述也

楚伐魯取徐州依魯世家編年表于齊季楚表書取魯魯君封于莒與世家異

趙以荀子況爲上卿客說楚春申君歇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請荀子況于趙荀子況爲書謝曰鄙語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遂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

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絞頸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襍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案策苟子賦篇韓詩外傳四合編後漢書謝該傳云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止之云耳未必衆反楚世誹詆之辭嚴厲無應召之意矣

荀子況與臨武君議兵于趙王之前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子況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兵之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子況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

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隴種東籠而退耳隴種正字作隆種東籠正字作涷瀧言隆種車加沾雨瀏而去耳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芬若椒蘭反顧其上若灼黥若仇讎人情豈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趙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子說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

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五

甲首而隸五家是故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有節制矣然猶未奉仁義之統也（今荀子本有鋭節此據漢刑法志）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亾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趙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子曰知莫大

于棄疑行莫大于無過事莫大于無悔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子況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學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者是亦賊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子況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子況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

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非爭奪也荀子議兵漢刑法志新序雜事三通鑑合纂觀此知荀子崇王黜霸之大略也荀子況于孔子之經無所不學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史弟子傳云馯臂子宏傳矯子庸疵此據漢書釋文荀子況書屢稱子弓非相大略諸篇得易之大旨卜子商受詩于孔子以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子況荀子況傳趙人大毛公亨復傳齊人浮邱伯傳浮邱伯見漢書楚元王傳左邱明受春秋于孔子以授曾申曾申授衛人吳起起傳其

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子況荀子況傳張蒼穀梁亥受春秋于卜子商作傳傳荀子況荀子況傳魯人申培傳申公見楊士勛疏荀子況書重于音禮以駁列莊之輕禮主于法周王以駁列莊之高談皇古王氏困學紀聞卷二曾荀卿法後王之說本于非相篇也而非相篇云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上下文氣一貫王氏未熟讀之禮記如三年問樂記鄉飲酒義聘義哀公問五義三本勸學皆出自荀子況荀子況痛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熒于巫祝信禨祥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先王道德及當世之行事興壞著書三

十二篇其與孟子軻之黜霸崇王大意相同孟子軻據人之氣質之正者以導君子而言性善勸人以學擴充之荀子況據人之氣質有不正者以懲小人而言性惡勸人以學變化之荀子況之論不能無所偏其云人之性惡善者僞也儒者尤不慊之而禮論云性者本始樸材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性僞合而天下治正名篇云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則荀子況之所謂僞者非誠僞之謂乃文人爲爲僞欲以人事轉移之也其示人變化氣質

旨甚淺矣 辯荀子性惡之爲誤者北宋徐仲車積之說爲明然孟子亦言動心忍性又言口味目色耳聲鼻臭四支安逸之爲性程朱二子云惡者不可不謂之性又每敎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務則孟荀二說在學者融合爲一耳 解蔽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艸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性惡篇云塗之人可以爲禹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是未嘗不言氣質之正者以明性善也自孔子後孟子軻荀子況書皆能申明之以學顯于世孟子軻醇乎醇者也荀子況有小疵而不失其大醇 孟荀列傳儒林傳序漢儒林傳及楚元王傳劉氏別錄陸氏艸木疏陸氏釋文序錄唐韓子文集合

竊後儒論荀子者欲加之辜鍛鍊深酷多觀下甲寅大略可見毀詆及古賢非忿非怨直由于不知言不知人也荀論之難如此

邯鄲廧火 趙世家

戊申 周君三年秦昭王五十四年楚考烈王十年

秦王祀上帝于雍 秦紀

楚徙都鉅陽 年表

己酉 周君四年衛懷君三十一年魏安釐王二十八年趙孝成王十四年

衛君朝于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爲元君衛元君者衛人爲其君曰懷 據世家通鑑編年表于此書衛元君元年

趙平原君勝卒（此依世家㨿年表後二年）

庚戌（周君五年 衛元君元年 秦昭王五十六年 韓桓惠王二十二年 趙孝成王十五年 魏安釐王廿二年 燕王喜四年）

秋秦王稷薨謚曰昭亦曰昭襄子柱立年五十三矣追尊其所生唐八子為唐太后與昭王合葬（秦紀及秦隱）

韓王入秦衰絰弔祠（秦紀）

楚使春申君黃歇入秦弔祠（楚世家）

秦王以子楚為太子趙歸太子子之夫人及子政于秦（呂不韋傳）

燕王令其相栗腹聘于趙以五百金為趙王壽（壽史作酒下云以五

行金飲人之王作酒亦通酒所以養老獻金曰壽義葢本此加信陵君壽侯嬴壽是親酌勸飲曰壽嬴既辭金如不獻金也或曰壽酬也同讐通用反而言于燕王曰趙壯者皆死于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不可伐燕王曰吾以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遂起兵六十萬令栗腹將兵四十萬攻鄗慶秦將兵二十萬攻代燕王自將偏軍隨之將渠諫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燕王不聽起赴軍將渠引燕王之綬止之曰王

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燕王以臣蹤渠渠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趙使廉頗以八萬兵禦栗腹于鄗使樂乘以五萬兵禦慶秦于代逆擊之破其軍殺栗腹虜慶秦于是樂閒奔趙（燕策燕世家年表獨樂毅傳作禽栗腹樂乘與此異）

冬十二月己亥朔秦王即位以爲元年正月朔越三日辛丑秦王柱薨謚曰孝文子楚立以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尊所生夏姬爲夏太后（秦紀呂不韋傳楚後謚莊襄王）

辛亥（周君六年秦孝文王元年趙孝成王十六年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韓桓惠王二十三年）

趙將廉頗追燕師五百餘里遂圍燕燕急請和于趙趙入

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乃使將渠爲相割五城以和趙趙師乃去趙于是以廉頗爲假相國封信平君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至是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其理也有何怨乎據廉傳趙世家合纂通鑑載圖燕事于再秊據趙世家圖燕在此秊

初齊聊城爲燕將所拔聊城人譖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使安平君田單將兵圍燕將于聊城歲餘不下魯仲子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以陳利

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伸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夫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以爲亡南陽平陸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利大定計而堅守之是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其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待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四十萬之衆半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功名可立也無已亦捐燕而東游于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偁寡與齊久存亦一計也此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也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反齊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管子兼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

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于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加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怨而成終身之名除忿悄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比也比竝也尸子勸學曰惟德行與天地相比也與此正同兼作敝敝比斃同鮑注云夫壤敝此名乃敝失之公其擇一而行之燕將見仲子連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人讒之恐誅而降齊又非志也乃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遂

有殺于是聊城亂安平君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子連于
齊王欲爵之仲子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如也富貴而詘于人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勒遊年十二號千里駒至是時有
齊辯士田巴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
異一日而服千人仲子連往謁之曰吾聞堂上不糞郊艸
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則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
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樂之
何若不能此則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
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及仲子連說燕將得聊城巴

謂仲子連之師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已
終身不談魏王問高士子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
爲次其魯仲連乎魏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
斌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習與體成則自然矣齊策史魯仲連傳孔
叢子執節篇又參用正義引魯連子書合編按連子書云
先生乃飛兔也已偶連爲先生則非季十二時千里駒之
名追敘少季事有若以此說燕將爲少季事則謀矣蘇子
由古史曰戰國遊談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寵祿附之
故事不厭詭詐爭吞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
從橫之利不入于心因事放言切中機會不終日而成功
逃避爵賞脫屣而去
義國中一人而已
燕王遺書謝樂閒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

而忘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舉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舉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舉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行也救人之過者仁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

捄邪救過難得于君矣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家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益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適足以傷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爲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

之曰可以厺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厺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學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于君也今以寡人無學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快心以成爾過不顧先王以明爾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敢以書謁之樂閒怨

不用其計卒留趙不報燕策樂傳新序雜事三合集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則異

趙以樂乘爲武襄君賞廣慶秦之功也趙世家樂毅傳

秦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自是界至大梁置三川郡秦紀以此爲莊襄王元年事按秦紀莊襄王四年表止三年由孝文王即位止三日紀連孝文王元年數之故云四年故紀所言元年事當在辛亥徐廣年表注誤通鑑綱目大事記俱沿之今正成皋鞏蒙恬傳作成皋滎陽

韓相張平卒據史留侯世家

壬子周君七年秦莊襄王元年趙孝成王十七年齊王建十六年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十四年燕王喜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年表呂傳

東都君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還秦王使相國呂不韋逹師寇東都遷東都君于陽人聚以奉其祭祀東都亾秦增七邑河南洛陽滎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乃封不韋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周紀徐廣注秦紀呂不韋傳

楚滅魯徙魯君讎于卞邑爲家人卒謚頃公據魯世家及年表編表下作下世家頃作傾稽古錄書于前一年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秦使蒙驁攻趙太原秦紀以此爲二年實元年通鑑大事記敘此事綱目幷下三十七城爲一事

趙使信平君廉頗武襄君樂乘伐燕圍其國都燕重禮以

和乃解趙世家 樂傳

齊君王后發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齊十餘年不受秦兵秦王嘗遣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已解矣及君王后病且死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策生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齊策

癸丑秦莊襄王二年魏安釐王二十九年趙孝成王十八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燕王喜七年

趙信平君廉頗與延陵鈞逕師助魏攻燕趙世家

秦蒙驁攻魏高都拔之遂攻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參秦紀年表攻之秦紀之三年即表之二年也秦紀言攻魏高都汲拔之式三拔拔之言拔高都月拔汲在始皇七年魏景湣王三年見秦紀及魏世家此當刪汲字）

四月日有食之

虞卿謂楚春申君歇曰吾聞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莫如遠楚春申君歇因言于王曰淮北邊于齊其事急請獻淮北十二縣以爲郡而徙封于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歇因城吳故虛自爲都邑而徙封焉（楚策年表春申君傳據越絕書）

封吳在幽王時

甲寅秦莊襄王三年韓桓惠王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年趙孝成王十九年燕王喜八年

秦王齕攻韓上黨悉拔之秦紀韓世家

秦初置太原郡秦紀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壽年所取趙三十七城皆是見史索隱

魏信陵君無忌留趙十年不歸魏師數敗至是秦復使蒙驁伐魏魏王患之使人往請信陵君無忌信陵君無忌不敢歸客莫敢勸之毛公薛公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魏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將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信

陵君無忌立變色趣駕歸救魏魏王見信陵君無忌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信陵君無忌信陵君無忌既將于是遣使告諸國諸國聞信陵君無忌將各遣兵救魏信陵君無忌乃以魏師會楚燕趙韓四國之兵與秦將蒙驁戰于河外驁敗走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信陵君無忌威震天下諸國之客進兵法信陵君無忌擇其善者存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秦使守管信陵君無忌攻管不下欲使縮高攻之因遣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縞高之所縞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所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歸報信陵君無忌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本魏地魏襄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縞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城下安陵君曰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授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

亡于不得與焉是君臣父子之義甚重矣今無忌高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義而君必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無忌聞之曰信陵君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往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使人謝安陵君以釋舉信陵君傳魏策通鑑合編式三抜二周既滅魏信陵君猶能制秦則列國有人秦安能帝哉雖然天欲亡魏信陵君旋死盍是時天意屬漢矣據漢書高紀注高祖是年生秦與魏惡因魏太子增質于秦欲囚之增使辯士謂秦

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急擊秦秦王怒必因增魏王因因增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不若貴增以疑齊韓秦王乃不因增魏世家

五月丙午秦王楚薨謚曰莊襄子政立年十三矣國事皆決于文信侯呂不韋號稱仲父秦紀呂傳合編始皇立而襄爲種生天意可畏

秦晉陽復歸趙秦紀

趙與燕易土趙以龍兒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趙世家

楚上蔡人李斯年少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

犬數驚恐之倉中鼠食積粟不見人犬之憂斯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未成欲仕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見秦之勢彊欲適秦辭于荀子況曰今秦王欲吞天下併帝而治以便從事不拘仁義此布衣馳騖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背世而惡利非士之情也斯將西說秦王矣荀子況曰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以仁義修政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亂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不聽而入秦至秦莊襄王已薨乃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才之任以爲郎斯傳

荀子議兵合觀宋蘇氏因李斯而毀荀子讀李斯傳而未檢荀子全書有甚矣讀書之難而立論之不可輕也

乙卯秦始皇元年趙孝成王二十年魏安釐王三十一年燕王喜九年

秦蒙驁擊趙晉陽取之秦紀

秦見魏之用信陵君無忌也使人行萬金于魏求晉鄙之故客以間信陵君無忌晉鄙故客既受金乃毀于魏王曰公子無忌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國將皆屬諸國徒聞

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國畏公子之威方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迺使人代信陵君無忌將信陵君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不能自明乃謝病不朝與賓客長飲醇酒以爲樂又多近婦女因以自晦本信陵君傳依稽古錄編于此

卒通鑑載于齊平式三按傳云四歲病酒而卒以首尾通言之惟稽古錄是呂氏曰戰國以來能敗秦者孟嘗信陵二君耳一則名之正也一則將之賢也名以利敗賢以毀廢六國之亡豈得責命于天哉式三謂天之棄六國也已久矣信陵君之廢天爲之也

秦文信侯呂不韋謀廣趙之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仕燕秦

蔡傳甘茂傳合編後振

處相燕是其謀之成也

齊人李伯見趙王趙王說之以爲代郡守未幾人告之反趙王方饋不墮食墮廢也告者又至王復不應已而李伯之使者至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實以襲趙故發兵自備今齊燕已交兵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從趙王從尋乎外之臣無自疑乎中者以爲趙王之任人不疑也然趙王不知人趣乎信人故是時國之忠而可用者如信平君廉頗武襄君樂乘無幾人而有李臣封建信君者權重乎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問所以治天下魏牟曰

王能重國若尺帛則國治矣趙王[illegible]魏牟曰王無怒請問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必待工而後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人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且趙之先王駕犀首而驂馬服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輦建信君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建信君怒言秦文信侯呂不韋之無禮希寫曰吾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今既不能與文信侯相

抗以權而責其少禮邪客有見趙王者曰臣聞王使人買馬不遣建信君治國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應客曰溢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是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暈于外其賊在于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蓋趙王之擅任矣人如此 趙策無年可附類敘于趙王孝成之朝

丙辰 趙孝成王二十一年秦始皇二年魏安釐王三十二年

趙王使信平君廉頗伐魏取繁陽趙王丹薨謚曰孝成子

偃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不受命遂攻樂乘乘走頗

出奔魏 廉頗傳趙世家合集

秦麃公逹師伐魏攻卷斬首三萬 秦紀

丁巳 趙悼襄王元年秦始皇三年韓桓惠王二十九年燕王喜十一年

趙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趙世家大備魏爲何趙欲以平邑通中牟事不成而備之也皆讀誤事因不明

趙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匿遂爲趙大將初李

牧本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

設實皆自使之軍市之租皆輸入幕府自用爲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入倸有敢捕虜者斬由是匈奴每入烽警輒入倸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皆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趙王怒使它人代將歲餘屢出戰不利多亾失邊不得田畜趙王復請李牧牧杜門偁病不出趙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受命趙王許之李牧至邊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

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眾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遂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三國邊于戎翟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涇漆以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秦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遂發

兵伐義渠滅之始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至此李牧復卻匈奴其後十餘年不敢近趙邊李牧傳匈奴傳漢書馮唐傳大事記合編

秦蒙驁伐韓取十三城秦紀十三城韓世家蒙恬傳同年表作十二城大事記作十一

秦大饑秦紀

十月秦蒙驁伐魏攻暘有詭秦紀

燕王使太子丹入質于秦文信侯呂不韋請張唐往相燕欲與燕伐趙廣河間之地張唐與趙有宿怨以趙道未便辭有甘羅者年十二事呂不韋說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于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唐曰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立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處矣張唐由是行行有日甘羅請于呂不韋得車五乘爲張唐先報趙趙王郊迎甘羅甘羅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與曰聞之甘羅曰聞張唐相燕與曰聞之甘羅曰秦

說台欲攻趙趙危矣王不如賚臣五城以廣河間趙王從

之秦策甘傳合燕策傳言趙攻燕得上谷卅一年事羅爲上卿不知何年故不錄甘羅年十二秦呂命說張唐事乃寶權郎傳居歸尊顯以悟秦甘羅實以報趙則趙亦在此年俗說甘羅十二歲爲丞相羅傳江曰上卿非相也當因羅亂生爲秦相而誤式三拔爲上卿疑亦後日事

戊午秦始皇四年趙悼襄王二年魏安釐王三十四年燕王喜廿一年

春秦拔魏暘有詭三月秦紀

趙李牧帥師伐燕取武遂方城年表趙世家李牧傳

趙召其所質太子春平君于秦秦欲留之泄鈞謂呂不韋曰春平君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郎中相與謀而內

趙令晉之長平郎中之計出不如趙奢平君而晉華

秦攻平鄭侯嘗行信平原王後已厚割趙以賂秦不果從

與育韓魏趙燕齊秦紀年表

七月秦蝗飛自東方來蔽天年表作七年秦紀十月蝗蔽

天下大疫秦紀

趙城韓皋趙世家

魏王圉薨諡安釐子增立安釐亦作安僖下從徐廣作安釐王韓非有說林安釐之事于史

無稽

魏信陵君無忌卒年表魏世家同戰國四公子信陵君賢斯至王禍後從蒙驁信陵君用秦安

得亡魏亦然天欲亡魏非日矣信陵君安得不亡

己未魏景湣王元年秦始皇五年趙悼襄王二年燕王喜十三年

秦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等二十城初置東郡秦紀秦表

列傳

燕王使劇辛將兵伐趙趙使龐煖迎師與之戰殺劇辛取燕師二萬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于秦廉頗去而龐煖將輕之問于劇辛劇辛亦以龐煖爲易敵也而辛自殺燕軍大敗騎兵之禍如此趙燕世家

趙與魏將以求親于秦孔斌曰此君之下吏計過矣比目

之無所以不見得于人者以耦視而俱存也秦有兼吞天
下之志所以不敢幷圖趙魏者以二國幷目周旋者也今
無故自離以資彊秦拙謀無過此者故曰君之下吏計過
也夫遁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于秦也願
王孰慮之趙王曰謹受命于是趙相魏相會于魯柯孔叢子論
勢卒
表
冬霄秦紀漢五行志
楚鶡冠子隱居深山衣弊履空以鶡為冠因以為號龐煖
常師事之煖既顯仕于趙鶡冠子恐其薦己也乃與煖絕

籍書十九篇移入刑名家環流篇曰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在實不必得不肯不必失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季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惟聖人而後能決之學問篇曰不提生于朋器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河一作流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物使然此言之善者也鶡冠子

庚申楚考烈王二十二季魏景湣王二季趙悼襄王四季韓桓惠王三十二季衛元君十一季秦始皇六季燕王喜十四季齊王建二十四季

楚魏趙韓燕衛合從以擊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歌主其事取壽陵復攻蕞不克至函谷關秦師出六國之師皆從

移攻齊取饒安以其不合從也秦紀春申君傳趙世家

魏恃春申君歃之約不設備客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而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而輕晉秦翟年饑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而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今王恃楚之春申君以是擯秦倘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孰計之也魏策鮑本以此爲安釐王十八年末是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歟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願以射譬之爵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有間雁從東方來果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魏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驚心未去聞弦音引而高飛創痛而殞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楚[illegible]荀子議兵篇楊注孽巢古今字說文巢伐木餘也此用已受斬伐之義也

楚王以伐秦之無功咎春申君歇情益疏朱英曰先是秦善楚而不攻者秦踰黽阨而攻楚則不便假道于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亦不便今魏將亾不能愛其許鄢陵將割以與秦割以與秦則秦兵距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鬭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改名壽春曰郢春申君歇就封于吳行相事魏策楚世家春申君傳通鑑朱英魏策作魏歇

秦伐魏拔朝歌伐衛拔濮陽幷濮陽于東郡衛君逋其支屬徙居野王年表魏衛世家依世家是衛元君十四年依年表是元君十二年秦紀以爲衛君角事

秦呂不韋以齊魏趙楚四公子皆下士士如荀卿之徒著

書布天下秦雖彊而著不及因招致士厚遇之食客三千人使其客各談所聞集之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國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呂傳書作春秋丁始皇七年壽序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涒灘申歲八益六之誤也近畢氏校呂春秋引錢竹汀超辰說嚴鐵橋以八爲四之誤四年太歲在申皆未是）

辛酉（秦始皇七年魏景湣王三年趙悼襄王五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秦紀）

秦蒙驁伐魏拔汲驁卒（秦紀魏世家蒙恬傳驁子武武子恬）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秦紀）

趙使傅抵將兵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兵守河梁趙世家

壬戌秦始皇八年魏景湣王四年韓桓惠王三十四年

河水溢魚逆流而上秦民避水害者東就食秦紀又漢五行志以成蟜嫪毐事為河水大上之應

秦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至屯留有叛謀趙封以饒受之事不克成蟜自殺軍吏皆斬死卒之從叛而死者戮其屍從屯留之民于臨洮秦紀趙世家

秦嫪毐私事太后封長信侯事無大小皆決于毐秦紀

魏以鄭與趙趙世家

韓王欬謚曰桓惠子安立韓世家

韓以玘爲相大事記從李斯傳修見韓之所以滅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頓弱進見曰天下有無其名而有其實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秦王曰弗知頓弱曰無其名而有其實者商人是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也無其實

[illegible]無其名者如王甚爲萬乘主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弱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臣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則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不能給也頓弱曰横成則秦帝秦帝即以天下供養從成則楚王楚王則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游　秦策

癸亥　韓王安元年秦始皇九年魏景湣王五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彗星見或竟天 秦紀

秦伐魏攻垣蒲陽拔之 魏世家垣字衍蒲陽下有衍字此從秦紀分攻衍爲二事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秦紀又漢五行志云再冬雷此四月寒數季之閒緩急失序寒燠輒應

秦王宿雍行冠禮帶劍 秦紀

秦嫪毐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侯舍人欲攻蘄年宮爲亂事覺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于咸陽毐敗走九月夷毐三族其黨皆車裂滅宗舉輕者爲鬼薪奪爵徙蜀凡四千餘家 秦紀

秦王遷太后于雍棫陽宮秦紀呂傳鄭刻索隱本于呂傳引說苑棫陽作咸陽者誤今本說苑尊賢作萯陽宮我下書迎太后于雍作棫陽宮爲萯陽宮在鄠縣

楚王完薨謚曰考烈子悍立國亂初楚王無子春申君歇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有妹欲進諸楚王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歇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遂失期春申君歇曰聘入乎李園曰未也春申君歇遂言諸楚王召入幸之十月生男悍立爲太子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歇曰世有無望

之禍亦有無望之禍無望猶不測也易无妄本作无望言天命不祐之時難測禍福也此據史作無望策作無妄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誰為無望之人乎曰何謂無望之福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季矣名為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將薨而君相幼主王長而反國否則南面偁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曰何謂無望之禍朱英曰李園不為兵而養死士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乘權將殺君此所謂無望之禍也曰何謂無望之人朱英曰君先仕臣為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歎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

何至于此朱英知言不用亡去後十七日楚王完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殺春申君斬于是使吏盡捕誅其家策史言春申君納李園妹知有身而獻之按越絕書十四篇則云烈王娶李園妹十月產子男則策史之說非矣夫春申君果如嫄而出諸謁宮言諸王前人舉之則事非一月安必其十月後生子乎生而果男乎行不可知之詭計春申君何愚此必後負罪謀弑烈王猶之誣言也越絕書二篇言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吳三年徵爲令尹使其子攝吳事十一年幽王徵其子與春申君并殺之事正此十四年古事雜亂如此讀史者不成人之惡可也

秦楊端和伐魏攻衍拔之秦紀魏世家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秦紀

甲子楚幽王元年秦始皇十年齊王建二十八年趙悼襄王八年

秦呂不韋坐嫪毐事免相就國河南桓齮為將軍 秦紀

秦迎太后復于咸陽南宮從茅焦之諫也初太后徙雍秦王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已二十七人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井幹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秦王使人謂之曰不見夫積闕下二十七人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入白秦王曰是子故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秦王按劒而坐口沫出茅焦行至則再拜謁起而言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

亡齊死者不得生諱亡者不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秦王曰何謂也對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遷母太后有不孝之名蒸殺諫士有桀紂之治恐諸國聞之盡瓦解無鄉秦者竊由此亡秦也茅焦肩舉解衣伏鑕秦王赦之茅焦就衣于是秦王乃自駕虛左往迎太后于雍以茅焦爲傅爵上卿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秦紀誤列正書楊子法言通鑑台編咸陽南宮秦紀作甘泉宮按秦紀及三輔黃圖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此從徐廣注引表云咸陽南宮今表闕南宮二字

齊王趙王入秦置酒 秦紀 年表

大梁人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如郡縣之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用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說從其計見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蜂準長目豺聲狠心居約能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久與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爲國尉世傳尉繚子尉繚子舊書三十一篇其兵談篇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

勝則與不見勝則止爲將者寬不可激以怒清不可事以財戰威篇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武議篇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當殺者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是將之武也治本篇曰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此其言之善者也秦紀尉繚子台集尉繚子首篇有答梁惠王語或梁字誤或惠字誤呂氏曰尉

緣之計與李斯同耕此唐雎之議合從使此陳平之間資楚以金帛之術每用諸中然則言禮義廉恥于多事之秋可以為迂闊乎哉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閒于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河渠書索隱瓠口即谷口中音仲亦作仲又見武帝紀封禪書索隱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覺中半也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渠渠既成注填閼之谷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因名曰鄭國渠史河渠書漢溝洫志合編御史書于始皇元年以李斯事推書此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鄭國作渠事覺秦宗室大臣皆言于秦王曰諸國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閒耳請一切逐客秦王從之下令逐客大索十日客卿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是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何有彊大之名也陛下致昆山之玉玩隨和之寶采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如陛下所說必秦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駿良駃騠不

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之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
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虞韶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武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嚮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于是用李斯

謀陰遣辯士齎金玉游說諸國諸國名士可賂以財者厚賂之不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以良將隨其後數年卒兼天下秦紀 李斯傳

乙丑 趙悼襄王九年燕王喜十九年秦始皇十一年

趙攻燕取貍陽城秦主之也燕王聞之使人說秦王曰趙南鄰秦北鄰燕地廣三百里國小而地無所取所以不敢報秦也今王使趙北并燕趙燕同力必不復受命于秦矣秦王以爲然乃使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拔之王翦復攻閼與橑陽破之獲九城燕策 秦紀 趙世家 王翦傳 合編 秦紀以取九城爲攻鄴事

與郭傳與

趙廉頗奔魏數年魏不能用而趙師數困趙王使人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乃詐報曰廉將軍老尚能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遂不召是後楚人迎之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欲用趙人遂卒于楚廉頗傳

趙王偃號謚曰悼襄子遷立遷幾以無行聞于國其母倡也前嫁而亂一宗既寡趙王悅其色美欲娶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由覆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與乎

趙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生子趙王生遷遂

嘗譖太子嘉而廢之世家列女傳七篇書孽嬖傳合纂當趙之既已能寵擅于代是有所用

之材者不忘有用之嘉而寡無行之遷平原嘗某于

數李牧傷于讒太子嘉廢于嬖此趙之所以亡也

秦令呂不韋徙蜀本傳

丙寅趙幽繆王元年秦始皇十二年魏景湣王八年楚幽王三年

秦發四郡卒助魏擊楚年表

秦呂不韋飲酖死竊葬本傳秦紀索隱

天下大旱自六月不雨至八月乃雨秦紀通鑑

趙城柏人趙世家

丁卯秦始皇十三年趙幽繆王二年韓王安五年

正月彗星見東方 秦紀

秦桓齮攻趙平陽武城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秦表 秦紀 趙世家

韓公子非適秦初非與李斯同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其後非學未成而習申商刑名法術之學託之老氏 漢武帝紀 注李奇曰申不害執術商鞅為法實不失卑制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待韓非兼行申商術 見韓之削弱

數以書諫韓王不用于是發憤著書其書毀詐堯舜禹湯

文武孔子以仁義為不足以治世而別有法術行之或傳

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篇曰嗟乎寡人得見斯人

游必不恨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韓王見秦之彊欲弱之使非適秦既至上書于秦王曰天下合從與秦爲難臣竊笑之臣聞以亂攻治者亾以邪攻正者亾以逆攻順者亾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而皆郤退不能死非士民不能死也賞罰不信故也獨秦出號令而信賞罰是以民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對當也萬可以剋天下矣然而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大王誠聽臣說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亾

荊姚不臣齊燕不親大王斬臣以徇書上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淺忌之有姚賈者以車百乘金千斤出使四國至也飾辭以報秦王大說封千戶韓非諫曰賈以珍珠重寶適荊齊燕代以王之權徒外自交肖賈梁監門子盜于梁逐于趙而取梁之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秦王信姚賈言由是李斯與姚賈共譖非韓非子初見秦第一篇秦策合編韓世家書使非于是年終言四殺事通鑑非聘秦因殺皆編于明年策吳注云始皇十三年上書次年見殺今從吳分編二年非言舉趙亾韓欲自飾其存韓之貴誚其存韓弟二篇可見通鑑譏其欲覆宗國辜不容于死夫之不察

戊辰秦始皇十四年趙幽繆王遷三年韓王安六年

秦桓齮伐趙攻赤麗宜安趙使李牧將戰于肥下大破秦軍桓齮奔趙封李牧爲武安君秦紀趙世家李牧傳大事記

韓非上存韓之策于秦王曰臣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韓小國也主辱臣苦上下同憂久矣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臣之計請使人至荆重幣用事之臣告以趙之欺秦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齊趙事畢則韓可移書而定李斯曰韓非所上書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

韓若人有心腹之病也今專于齊趙則韓必爲心腹之病
而發矣非之來也必爲其能存韓也爲重于韓也辯說屬
辭以釣利于秦此自便之計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見大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
市則韓可深割也秦王從斯計斯至韓令韓王納地獻璽
于是秦王益信斯疑非斯復譖非秦王使吏治之下獄李
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秦王悔使人赦之非已死非嘗
書五十五篇意近申商駁書也而讀其難言與說難知人
君欲納之敢觸讀其難一難二難三難四知己書襍掇之

空攷讀其顯學知信者標宗旨立禪案之易差稽古內自
省敗書旨著編也韓非存韓第二篇秦策韓傳李傳參定式三訂韓李之才正用之創聖門之文學也楊墨悉行蘇張言韓申商政事排之皆誤用可惜
己巳秦始皇十五年趙幽繆王四年燕王喜二十三年
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史天官書
燕質子丹請于秦王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未
幾丹自秦亡歸年表趙世家風俗通論衡台[illegible]秦策甘茂傳言趙割五城歸秦秦歸燕太子與此異烏頭白史作天雨粟亦異
秦大興兵伐趙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復攻番吾

武安君李牧與之戰破秦軍 秦紀李牧傳

秦地震 秦紀

庚午 秦始皇十六年韓王安八年魏景湣王十二年趙幽繆王五年

秦使內史騰受韓所獻地 年表

魏獻地于秦 秦紀魏世家

趙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趙世家年表天官書正義

秦初令男子書年 秦紀

辛未 秦始皇十七年韓王安九年趙幽繆王六年衛元君二十二年

秦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橫陽君成公在韓臣有張良者年少未仕當韓破時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開地暨父平相韓五世故也良學禮淮陽遂東見倉海君得力士能運鐵椎百二十斤者與之游身自習韜略季表

秦紀韓世家韓侯世家說苑復恩台編五世謂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釐王桓惠王也成後為韓王

秦趙大饑趙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秦紀趙世家

衛君薨諡曰元子角立世家季表與此依表

秦地震 秦紀

壬申 衛君角元年秦始皇十八年趙幽繆王七年

秦定韓地 年表

秦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武安君李牧與司馬尚禦之秦師數敗殺桓齮王翦大恐乃多與趙嬖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于秦又悼襄王后淫怨武安君李牧亦譖之于是趙王疑使趙葱顏聚代將兵趙臣韓倉數譖武安君牧武安君牧至趙王使韓倉數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將軍爲壽于前而扞七首辠當死武安君牧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恐起居不敬獲死辠于前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出示出之袖中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武安君牧乃北面再拜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誃門右舉劍自誅臂短不能及乃銜劍入之于柱以自刺趙策列女傳七漢書馮唐傳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合編史言牧以不受代而誅令據大事記及策吳注正之呂氏曰牧使不受命韓倉安得數之

秦始皇十九年趙幽繆王八年燕王喜二

癸酉十七年楚幽王十年魏景湣王十五年

秦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滅叵武安君李牧之死五月國策趙世家李牧死于忠雖死至今如生郭開以一人毀頗牧二將未知死處

秦王如邯鄲凡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秦紀

秦將王翦屯兵中山以臨燕秦紀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秦紀趙世家大事記

楚王悍薨諡曰幽國人立其弟猶三月猶庶兄負芻弒猶

自立猶謚哀 依世家編列女傳云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族然則負芻謀篡將貲造謂差事有不實者當攷

秦大饑 秦紀

魏王增薨謚曰景湣子假立 世家

燕太子丹初以質秦怨秦王遇之無禮亡歸欲報之問其傅鞠武鞠武欲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且請國不足恃願之秦將樊於期得罪亡燕丹舍之鞠武以為不可丹曰樊將軍窮困歸身于丹是丹命卒之時也鞠武曰結一人之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謂揹怨而助禍矣丹不聽有衛人荆軻適燕與燕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深相恣每日三人歡酒于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荆軻歌以為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處士田光先生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丹因鞠武得交田光問以報仇事田光以荆軻薦于是舍荆軻為上客奉養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丹懼欲遣荆軻行軻曰行而無信秦王不可近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圖以獻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歸丹丹何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待將軍苛矣父母宗族皆僇沒

今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僕之日夜切齒拊心也遂自刎丹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於期首先是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徐夫人匕首索隱徐姓夫人名男子也買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

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丹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之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于是荊卿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燕策史刺客傳

甲戌魏王假楚王負芻代王嘉元年秦始皇二十年燕王喜二十八年

燕荊軻至咸陽因秦王寵臣蒙嘉卑辭求見秦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見于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事秦王謂軻曰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軻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愕然自引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且惶急劍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環柱而

[illegible]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羣臣惶急無以擊軻僅以手共搏之惟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環柱惶急不知所爲左右曰王負劍王負劍秦王遂拔劍擊軻斷軻左股軻廢乃引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而駡左右遂前殺軻秦王不怡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于是秦王大怒燕益發兵使王翦辛勝將大破燕代之師

于易水之西燕策秦紀燕世家刺客傳稽古錄參定白虹貫日依論衡感虛分錄

乙亥秦始皇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楚王負芻二年

秦王翦破燕太子丹軍拔薊燕王東保遼東翦斬太子丹首以獻秦王秦紀燕世家

秦王賁伐楚取十餘城年表世家

秦將李信年少而勇壯嘗以兵數千人逐燕太子丹軍卒破之得丹秦王宓其勇以攻楚事問之曰吾欲攻楚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用二十萬人復問王翦翦曰非六十

爲人不可秦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兵二十萬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據秦紀王翦謝病在此季參翦傳定）

大雪平地深二尺五寸（秦紀）

丙子（秦始皇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楚王負芻三年）

秦王賁伐魏引河溝水灌大梁虜其王假殺之遂滅魏（秦表世家賁翦之子也）

秦以魏亡不得其少子下令魏國曰有得得公子者金千斤匿者舉九族人謂公子之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

必知公子處乃言之乳母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

不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死畔上也吾聞忠

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不可殺之吾不能自

生而使公子獨死也遂與公子俱逃澤中有魏故臣告秦

軍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與公子俱死是時

魏有信陵君咎與從弟豹同逃信陵君之客外黃令張耳

與魏備陳餘交變姓名而亡在韓詩外傳九列女傳五及史漢咎豹張耳傳參定

咎後為魏王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對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魏之先王願終守不敢易因使唐雎入秦秦王曰秦滅魏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而君逆之其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安陵君也安陵君受地于魏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秦王艴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曰臣未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士之怒乎秦王曰布衣士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

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于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將四矣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秦王色撓長跪而謝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魏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有先生也魏策說苑奉使合編說苑唐雎作唐且安陵作鄢陵或曰此烏有之事可刪式三謂戰國大者僞王次僞侯又次僞君如刪膚耳恐滅而孟嘗君存安陵類此與

秦將李信逆師攻楚平與蒙恬攻寢邱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襲之三日

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王翦傳）

秦置碭郡（據水經注編漢高祖爲碭長即此）

丁丑（秦始皇二十三年　楚王負芻四年）

秦將王翦謝病久秦王以李信之敗欲彊起之乃自馳如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軍日進而西將軍雖病忍棄寡人乎翦謝病秦王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秦王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多秦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

臣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幸值大王之鄉臣臣亦及
時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秦王大笑翦既行至關使人還請
善田宅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王
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顧
令王疑我耶王翦至楚楚人恐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
而守楚人挑戰終不出日休士洗馬善飲食以撫循之久
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后超距翦曰可用矣
楚人以秦兵不戰乃引軍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破楚師取陳以南至平輿虜楚王負芻而有懷王之孫心

亡命敎岸秦紀參蕭傳項紀據心即楚漢所奉爲義帝以證秦者也世家云四年殺將軍項燕五年虜負芻

秦置泗水郡水經注二十四卷後漢泗水郡改沛郡漢高祖初爲泗上亭長後封蕭此地

秦置薛郡水經注二十五卷即薛曲阜地

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

有陳人周文者將事春申君至是爲項燕視日秦紀陳涉世家參定周文亦作周章

戊寅秦始皇二十四年楚昌平君二年

秦王翦蒙武滅楚昌平君死項燕自殺項燕之子梁孫籍

亾趙秦紀項紀合編辭後與楚王全謝山曰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猶韓諸傳良抄中以報故國之仇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亾陳勝假之以發難項籍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于此見之

己卯秦始皇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代王嘉六年

秦王賁攻燕拔遼東滅燕虜燕王喜還滅代虜代王嘉是時燕之上谷卒史韓廣亾吞趙之宋人在代者多死而趙歇亾吞秦紀趙燕世家王翦傳陳涉世家張耳陳餘傳注合編史集解漢書注皆言歇趙之苗裔廣後爲燕王歇後爲趙王

秦王翦悉定楚江南地降越諸王爲君置會稽郡始皇二十三年

侵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今兩廣地此見秦紀鄭傳越之猶取吳地既定而後稍徽居紹興諸郡者至是秦降之也而越猶未盡滅故史東越傳曰閩越王無諸越東海王搖者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秦并天下皆廢爲君長及諸侯叛秦無諸搖率越兵從鄱陽君入關滅秦後復佐漢滅楚而立無諸爲閩越王搖爲東海王亦曰東甌王

五月秦令民大酺 秦紀

庚辰 秦始皇二十六年 齊王建四十四年

秦王賁蒙恬攻齊入臨淄齊王建降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爐莝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降國滅不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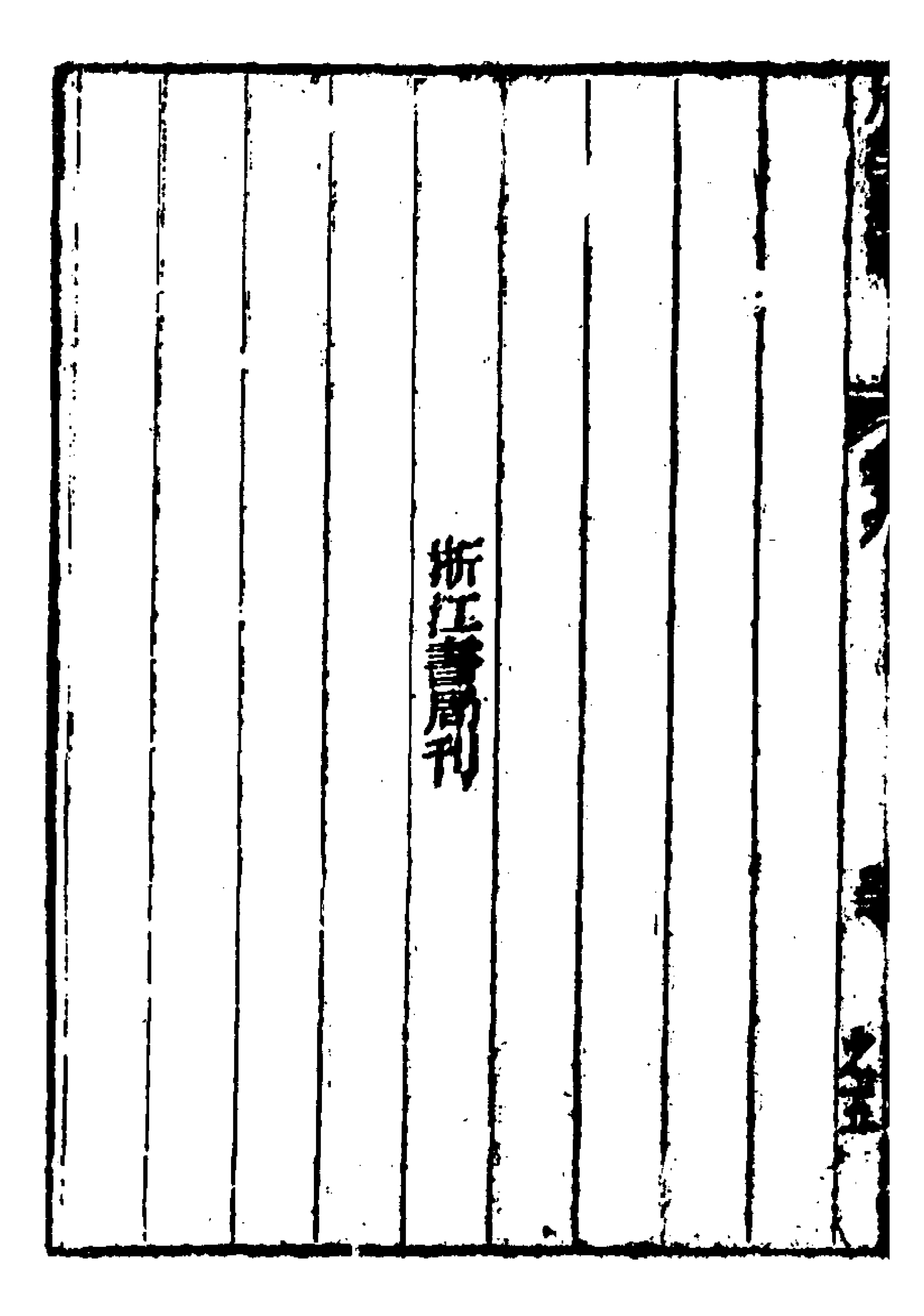
初君王后事秦謹不與五國約從以故十餘年不受秦兵

及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賓客多受秦間金皆爲反間勸王

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聽之入朝于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諫曰所以立王者爲社稷也爲社稷立王奈何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返即墨大夫聞齊王之從諫也以爲猶可與謀以擇賢收地勸不能從旣而秦使陳馳誘之約封以五百里遂降秦秦遷建于共處松柏之閒餓而死齊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者客耶痛建用客之不詳也是時齊王建之弟田假孫田安與其疆宗田儋田榮田橫因田都田閒皆予市榮予廣皆亾去而秦旣滅齊天下一統遂自偁始皇帝以爲子孫自二世至萬世不絕也

越十四年諸國滅蔡齊策秦紀蒙恬傳田儋傳淮南子泰族訓北堂書鈔武功部太平御覽兵部台編

周季編略卷九終



浙江書局刊

備書誤謬必可質鬼神俟後聖乃得無憾經學如是史學亦然史家于古人之事迹未能精核而毀與譽均失上誣古賢下誤來學韓子所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洵可畏也周季編略槩再易稿得方雪齋先生校讀一周後四五更改欲期正有道未遇其人今謄寫已畢惜方先生已爲古人不見此書欲竭數月功復自校之校甫四日日漸神昏老不足用矣儻後日子孫能請博雅君子更正之遇有謬處悉列姓名詳晳所謬之實并繫于各條下如子孫能自校正亦可列名書之祇求尚論之無差毋掩鄙說之不是

庶幾改過且免入禍矣刑云爾戊午上六月傚居老人年七十書後

今年六月初旬日讀易一卦或數日一卦釋思舊義剖有新得精力疲于耄知鄉日之所論箸無能自糾正矣季子以周自三月中旬起七月初畢校讀周季編略翻閱原書擇取異同商改十數處如田需之从移而爲恩施之遂移而後皆依校定所作越世家補幷辯詳析確實余亦依以訂正尤事之大者雖然讀書如埽落葉甚書之待改果止于是乎因是益望後之能校者也校于余所及見之日余

得據改校于余不及見之後不能更正直言余誤而已存醇去疵是爲諍子懸余所願夫復何嫌己未七月儆居老人年七十一又書後

衍川之興也開基甚艱終歸本忠厚以故緜緜瓜瓞卜鼎逾
期迨戰國爭雄而元氣朘削殆盡矣然先王遺澤猶不至
蕩然無餘存則卜子商曾子參孔子伋尚存後則孟子軻
荀子况僅起皆足以接斯文正統而屈原之忠不忘君魯
連之義不受餽魏文燕昭之克自振拔信陵望諸之卓爲
人豪莫不照耀古今爲班表中所不多覯惟左氏傳終貞
王元年司馬通鑑始威烈王二十三年壽既闕三王六十
四年之事而後所編周末之事亦多疏漏大事記補之書
復不成黃君薇香乃博覽羣書斐然有作以國策史記爲

生編以通鑑稽古錄大事記參以汲冢紀年酈氏水經注旁采諸子傳記于時事有關合者彙而編之分若列眉合若貫弗再條下各載出處令人易于覆檢即用大事記之例尤非杜撰炫博者比閒有刪緐就簡幷與原書有異者此箸譔之體所以別于鈔胥而擇善而從不拘一說正見其公取之明而不苟也至于二百四十八年中之嘉言懿行錄之倍詳誠有如自敘所云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遺者覩唐劉允濟釋後春秋 國朝陳泗源戰國通表有過之無不及矣書成命讀因爲之校閱一周綴數言于簡末

道光丁未秋日雪齋弟方成珪識